责任编辑：张海　编辑：杨箫瑟
2020年6月18日 星期四

编者按

爱是抽象的，也是具体的。父爱如山，母爱似海。小时候，父亲是我们的依靠，用厚实的肩扛起一片天。长大后，父亲是登山的梯，扶持着我们一路攀登。父爱是儿时闯了祸严厉的目光，父爱是高高扬起轻轻放下的手掌；父爱是恨铁不成钢的幽幽之怨，父爱是望子成龙的殷殷之盼。父亲节快到了，本报今起推出父亲节专版以飨读者。在此，祝天下父亲平安康泰！



父亲节，难忘父亲的点点滴滴

父亲画笔下的那些花儿

■阚韶辉

疫情期间，父亲还在一生的爱好中坚守——他的抗疫行动，是画画。他天天晚上都画，白天洒扫院落、收拾好房间之后，也在画。看着父亲伏案作画的样子，蓦然有些感佩，赶紧拿出手机，选几个角度，给父亲拍了几张特写。

特写里，父亲穿着厚棉衣，俯身案前，拿着画笔，神情专注而放松。如此状态的创作，已成为父亲与时间相处的方式，成为父亲生活的寄托，全无功利，也无丝毫展示的想头。父亲不看电视，不用智能手机，他的世界狭小而专一。我想，这样的创作状态，也许真能成就好的作品、新的艺境。当然，我担心他因信息封闭，而贸然出行或应对不力，便每天都跟他交流疫情进展状况。

疫情给生活按了暂停键，也以一种极致的漫长“隔离”，迫使并提醒我们，尽早学会与时间温柔相处，安静承受那些无法避免的人生的孤独。

父亲把我从附近村路边折回的两支迎春花的枝条，插栽到后院花坛上，过两天看，竟然活了。他还画了一幅扇面画，就是用写生的办法，画的这两支迎春花……没想到，两支折断的迎春花的枝条，不仅活着，且活得更有生机，并活到了父亲笔下的艺术世界里，展露出别样的情趣和意境。

在父亲的画案上，有七幅花卉为主题的小型扇面画作，皆半弧形构图，花卉为主题。画面虽小，笔墨意趣并不纤弱、婉约。往往寥寥数笔而形神毕现，笔力劲健，线条伸展有力，花瓣设色饱满。写实与写意兼容，而色调以红黄等暖色为主，尤以红色居多，颇具喜庆气息。

父亲早年主攻山水，画作幅面宽大，风格大气、浑厚、苍郁。那么，以我的了解和认知，眼前这些花卉主题的小画作，显现出父亲趋向恬淡的心境，创作这些画有打发时间、修身养性的意趣，还有以画作的主题之通俗、色调之喜暖，以接地气、近世俗，并有排遣老年生活单调孤寂的心理需要。

父亲要送我一幅画，让我在这七幅画作里选。我一边拍这些画，一边仔细再看一遍。画中的花卉，依次有水仙、荷花、山茶、牡丹、梅花、迎春花等等，竟然还有仙人掌花。其实，在这个时间，我喜欢眼前所有画中的花。

不仅是因为这些花，色调喜庆、生机盎然，更因为这画中的每一种花，都在努力向这个寂静、忧伤的春天，宣示一种不屈不挠的生命力。我感悟，太平时日，艺术创作或为闲情逸致的雅趣之寄托，而在大灾难、大痛苦面前，艺术作品的精神价值增强了，它是通向心灵的温暖、力量和抚慰。

我放弃了水仙、荷花、牡丹、山茶这些常态情境下的常见花卉，也没有选择耐旱而卓然的仙人掌花，以及凌寒而毕竟风雅的梅花。我选择了迎春花。

也许是写生，也许是喜爱，迎春花这种“草根”花卉，在父亲的笔下特别茁壮、挺拔、繁茂。当春天还在无助地隐忍，当万物还在悄然萌发，紧贴地面的迎春花，就知道了春的消息，在各种各样荒芜、贫瘠的沟沟坎坎上，无遮无挡、毫不隐晦地开放了。不是一朵数朵，而是一串串、一丛丛。

迎春花一直质朴而低调地与大地、乡村相依为命，不离不弃，隐身在各类普通植物的中间，不夺目、不高蹈。迎春花，报春、迎春，不争春。

我把这幅迎春花的扇面画，置于我的书房。它抚慰我“隔离”中的寂寞，以勃勃生气和不屈的生命力，鼓励我在这个忧伤的春天对春天的漫长守望。

（作者系竹溪人，现居温州）



父亲的旱烟

■惠远飞

父亲抽烟的历史很久远，从我记事时，父亲就在抽烟，基本上是烟不离口的感觉。父亲开始抽的是卷烟，是那种现在看来很便宜的卷烟，当然，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也是属于很便宜的那种，七分钱的“香草”就是父亲经常抽的品种，偶尔家里买的一毛五的“三游洞”、两毛钱的“长坂坡”，这些都是家里来了客人时才抽的。

父亲是个货郎，经常带些针头线脑之类的小商品，到山里去换一些农特产品出来卖。据父亲说，在大山里有时候错过了时间，前不着村后不着店，就难免要走一段荒无人烟的夜路，自己点支烟抽着，有闪烁的火光，既可以给自己壮胆，还可以让夜间一些外出的动物自觉躲开。

父亲在较长的一段时间抽的都是纸卷的烟，不是面子问题，而是方便，掏出来，点火就抽。对于父亲嗜烟如命的习惯，母亲没有少埋怨。在我小学六年级的暑假，一天早上，我被父母的说话声音吵醒了。“庭（我四哥）马上就上初三了，下半年一百多元的学费还没有，幺娃（我）马上也上六年级了，他四十多元学费也没凑够，你就知道天天抽抽抽……”母亲埋怨的声音里有些压抑不住的火气。

“要不，我再赶着进一趟山，顺便也把前几次外面欠的钱收回来……”父亲的声音压得很低。

“要去，也要早点准备，肯定还是不够……”母亲的声音传来。

外面没有声音，估计父亲没有做声，肯定还在抽烟。

“你能不能不抽了？一年光你抽烟都花多少钱？三四百元呢！能不能攒下给娃上学？”

外面父亲还是没有做声，“叭嗒”一声，估计是父亲使劲又抽了口烟，就听见父亲的脚步声，好像是出门的声音。

开学前夕，父亲进了一趟山回来，要收的钱也没有收到，但好歹我的学费一次性缴清了，可四哥的学费还差几十元，开学了要去学校跟老师讲清缓交，否则，每次放学都会被留校不让回家。

“叭嗒”、“叭嗒”……父亲又在抽烟，我突然发现，不知道什么时候父亲改抽旱烟了，一个黄铜烟袋锅里装满了烟叶，长长的烟杆下吊着个装烟叶的烟袋。

后来，父亲在菜园角落种了一小块烟，把烟叶晒干，小心地切成细细的烟丝，装在自己的烟袋中，彻底解决了烟叶来源问题。

“叭嗒”、“叭嗒”，父亲在烟雾缭绕中抽着自己的旱烟，“咳咳——”声传来，父亲在咳嗽，引来了母亲的又一阵埋怨……

二哥成了远近闻名的养蜂专业户，给父亲买卷烟，父亲也不抽，还是固执地抽自己种的旱烟……二哥不幸触电身亡，遗体送回家时，父亲没有说什么，看着二哥的遗体，父亲从有些油渍的烟袋中撮出一撮烟丝，按在已经泛黑的旱烟锅中，颤抖的手擦火柴，灭了，再擦，又灭了，终于点着了，“叭嗒”、“叭嗒”声中，烟雾缭绕，隐隐有一丝哽咽声传来……

高考前夕，中考后放弃学业的四哥在山西煤矿打工出事了，被埋在矿渣中，扒出来已是七窍出血，工友把电话打回来，母亲又是泣不成声，父亲还是掏出来旱烟袋，默默地把自己隐藏在缭绕的烟雾中……

我去师专报到的前天晚上，父亲嘱咐我要好好学习，脾气要忍忍，在外面不要惹事，父亲和我说话期间，几次拿起旱烟袋，又几次放下。

千禧年夏天，我大学毕业前夕，父亲去世了，随之带走的还有他那从不离身的旱烟袋。

“叭嗒”、“叭嗒”声中，烟雾缭绕间，阵阵“咳咳——”的声音传来，我仿佛看到父亲那古铜色、沟壑纵横的脸庞和期待的目光。

（作者系郧西人，现居深圳）

本报地址：十堰市人民中路58号　发行中心：8652063　广告中心：8114000　邮政编码：442000　零售价：2元　年定价：228元　承印：十堰日报社印刷厂